

1970年夏,全家被“战备疏散”至天津远郊大港区,一天晚上暴雨甫过,明月当窗,忽听院外一片蛤蟆叫。蛙是古名,青蛙是上学课文里的学名,农村的俗名叫蛤蟆。在城里时,我偶尔在公园或开洼听过蛤蟆叫,不过一两只叫一两声。然而此时的蛤蟆叫连成一片,像万蛙合唱。我好奇心强,不管雨后泥泞,光脚走入夜色中。

刚刚还以为这个小生灵在哪里聚集着,等走出村庄,仿佛世界成了一个蛙声的世界,你无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都永远处在蛙声的中心。四面蛙声,你就是中心,无数只蛤蟆将你围在核心,唱着不停不歇的歌。阒无一人的郊外,听蛙声却找不到一只蛙,任你怎样地想惊扰它们,甚至想“突围”这蛙声,它让你知道什么叫徒劳无功。

此后读书多了才知道,蛙是成语的集大成者,是丰年太平景象的鼓吹家。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写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惊鹊的声音,鸣蝉的声音,人们说话的声音,蛙叫的声音,聚合在一起,一阙和谐妙曼的田野“律吕调阳”。

蛙声,太平祥和的民间谣声。然而蛙声也引出来皇帝纲纪大坏、忠贤路绝、谗邪得志的“乱声”,史上就有一位因蛙声被挖出来的白痴皇帝。晋惠帝没什么宏大志向,智商情商均不高,平时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成了千古一笑的段子。一天他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声”,问旁边的人:“这些蛤蟆叫,是为官叫,还是为私叫?”侍中贾胤赶忙机敏回答:“在官地的蛤蟆为官叫,在私地的蛤蟆为私叫。”正因晋惠帝愚且蠢,故引出来下一段: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这样的反问成就了这位白痴皇帝,建立了一个反面教材,这都是蛤蟆惹的祸。

蛤蟆叫司空见惯,然而古代诗人是当作音乐来听的,还将其文雅地命名为蛙鼓、蛙吹、两部鼓吹。

《南齐书·孔稚珪传》:“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

有种天籁是蛙声

姜维群

新荷池沼》写道:“新荷池沼,绿槐庭院,檐外雨声初断,喧喧两部乱蛙鸣,怎得似,啼莺睨院。”此外,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三巨头来听了,吟诗填词,元曲马志远也在元曲剧中用此典。

自然界的声我们称之为天籁,蛙鼓蝉鸣、莺啼鹊噪,哪个不是天籁?继之风声雷雨也是。由此想到前年初夏去西递土山度假村饮茗听雨,发现了一个现象,即一有闪电雷声,四围的蛙鸣戛然而止,惊讶之余,当然也可能是少见多怪,于是先得一联:雷鼓敲天息蛙鼓,檐声唱雨和蕉声。

得意之余,又凑韵成律,得诗《辛丑初夏古徽州西递品茗听雨》——

黟山叠嶂黟山青,闲坐茶坞万籁鸣。

雷鼓敲天息蛙鼓,檐声唱雨和蕉声。

窄巷曲斜迷远近,雾云清浊辨阴晴。

拥衾梦里知谁会,枕畔潺潺夜到明。

牛博士问道 危险

戴逸如 文并图



托·夫勒说:“能及时惧怕危险者,危险很少殃及他。”

牛博士说:“更准确地

汪曾祺先生是著名美食家。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跟同学夸口说,就没有他不能吃的东西,结果被同学请去了一家小饭店,同学点了二菜一汤请汪曾祺吃饭,汪先生一看有点上头:凉拌苦瓜、清炒苦瓜、苦瓜汤。汪曾祺啥都吃,偏偏吃不得“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说了哪能不算数。他只好硬着头皮吃了下去,结果发现“吃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不能接受——这种“苦爽”的感觉,他的味蕾从没体会过,反而让他感到新鲜而别致。从此,他便接受了苦味。

汪先生吃苦的体会,我也感同身受。小时候,我一直很挑食,蔬菜基本不吃,主食不吃饺子、馒头,水产品除了带鱼其它一概不吃,肉类只吃牛羊。总结起来就是家长数落我的一句话:“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不过,我父母做饭从不考虑我的喜好,做完菜往桌子上一摆,你爱吃不吃。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还能以不吃饭反抗一下;到了身体发育快的年龄,不吃饭真饿得受不了,我就硬着头皮去吃那些曾经碰也不碰的食物——吃多了,发现味道也不错,久而久之,竟改掉了挑食的毛病。

从吃苦这个问题上,汪曾祺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于新鲜事物,要勇敢尝试,不要只凭主观意识判断自己能不能做,喜欢不喜欢,没有尝试和深入了解,就不要忙着给出结论,否则会失去很多潜在机遇和美好的体验,这些东西说小了有美食、美景,说大了,事业、爱情、一生的幸福也包括在内。

对此,我深以为然。其实,人的认知会受年龄、经验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各种认知误区导致我们有时会固执己见,拒绝接受新鲜事物。这时候,若有人跟我们讲道理,我们可能根本听不进去——真不如被简单粗暴地逼一下,就如同我的父母和汪曾祺的同学一样,反倒给了我们改变错误认知的机会。

最近,“寡王一路硕博”这句话在大学

网络新词语

寡王一路硕博

孟冰洁

指长期保持单身的人。相比于爱情,现在的大学生更希望能获得

逼出来的美好体验

长乐

亮眼的学历和强大的能力。一心只为学习,对儿女情长不为所动的“寡王”们希望通过努力充实自己,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傍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我会经过一个夜市。夜市以卖新鲜蔬菜为主,摊主都是城郊的农民,开车来卖。路人随手买些回家,炒一炒,晚餐便解决了。夜市上还有卖花的,茉莉、雏菊、小木槿、栀子花、长寿花,价格亲民,买一盆带回家,也很美。

夜市

夏生荷

与早市相比,夜市更方便人们的生活,尤其对上班族而言。他们早上匆匆忙忙,来不及去早市上买菜,晚上工作忙完了,轻松地走在下班的路上,可以不慌不忙地买些食材。

早市上的食材有晶莹的露水,夜市上的食材则有夕阳的金辉。

连载

沽水文澜

倪斯霆

三十二、两次敬告“蜀山迷”

1932年初,还珠楼主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今锦州道)寓所开始了《蜀山剑侠传》的写作。

开笔伊始,他本想借武侠小说这一题材,抒发自己对早年游历过的峨嵋胜境的一种情怀。写飞剑侠是一种形式,述自然风光才是初衷。孰料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的兴趣日增,还珠楼主不得不加大仙侠的比重。

即使这样,他对自然风光总是出于一种难以遏止的向往,一有机会便要宣泄出来。而青峰浴水的山川湖海又为他笔下超凡入圣的剑仙侠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袤空间。由此便形成了“蜀山”一书云谲波诡、人景交融且诗意盎然的神话胜境。

1933年的秋天,《蜀山剑侠传》在天津《天风报》上连载一年有余,其合订本第一集刚刚出版之际,一些“蜀山迷”纷纷致函天风报社主人沙大风,争先垂询去“蜀山”之路径。其中一位署名“燕北愚人”者,更是言辞恳切,对“蜀山”一书推崇备至,以至生出超世出尘之想,赴蜀之心已定。当沙大风将这些信函转交还珠楼主后,还珠楼主在震惊之余,不免暗暗自责。

于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在报上登出了《复燕北愚人》一文。他写道:昔日蜀山号称天府之邦,山川灵秀,涧谷幽奇,多有高僧异人结茅其间,用作养性名心之所。至于“蜀山”一书,乃是他闻之于野老逸民,“加

以搜葺成书,前应友人沙大风之约,充塞篇幅,所述皆清初剑侠轶闻,俚语荒言,聊供读者酒后茶余谈笑之资而已”。随后,他笔锋一转,针对当时东三省沦陷之事,愤然而言。

至于燕北愚人所询“蜀山”之路径,他在极力劝阻之后讲道,书中所有山川湖海,皆为虚构,“如青山能隐,山迹可寻,不佞亦早已披发入山矣。”

在一些武侠小说作家纷纷标榜自己作品有据可考、有案可查的年代,还珠楼主主动揭穿自己精心构设的“蜀山谜底”,可谓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下,还珠楼主再次在《北京日报》撰文“敬告”读者:“我所写的小说里,有许多怪人、怪事和奇怪的动物。我就借着它们引诱读者。如果有人要问:这里头有真的吗?我负责肯定地答复: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这样的动物。一句话:一切都是我捏造的。”

七十五、庆王府

曾经有着“五大道第一楼”之称的庆王府隐藏在这高耸的围墙中,满清末代庆亲王载振就在这座深深庭院中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二十二年。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载振搬到天津以后,基本上把清代王府的生活习惯带到了这所大楼里面。”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在天津入股投资创办了劝业场,但闲时最爱的还是听戏,王府内这个宽敞的中庭曾经常常有锣鼓回响、余音绕梁。“几乎所有有名的演员到天津来,他都要邀请到居所里面,进行演出。”罗澍伟说。

在前来拜谒的访客中,最熟悉整座院落的当数它最初的主人,清宫最后一任太监总管小德张。1922年回乡的小德张买下这个占地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的地块,开始为自己设计建造养老的寓所。



庆王府外景

天津市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路红介绍:“租界地上建设建筑的时候,除了中国传统风格不让建设以外,其他(各国风格)都可以,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些业主,包括一些中国的设计师都在设计中巧妙地揉进了中国的思想。(从)围栏栏杆的琉璃柱,再到它里面的内部花饰、入口的高台阶、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门的设置,处处都有中国元素。西方的这些建筑(是)花园包围房子,那么院落基本都是开敞的,但是庆王府的围墙里往回看,当时都有辅房,实际上还是建成了一圈房子包围的院子,里面的院子再包围房子(主楼)。”

为了造好这座房子,那些已经散落在民间的前清宫造办处工匠再次被小德张集结在一起,全中国最好的手艺人开始为这个曾经权倾后宫的大太监打造养老之地。

这些装饰显然得到了庆亲王载振的认可,他要求购买这座宅院。出于对昔日主家的尊重,小德张只好忍痛割爱,他离开这座曾经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王至扬 撰文



解说词

费尽心血却只住了两年的大宅,屈居进五大道的一间小院终老。

载振十分欣喜,甚至在入住后完整保留了落款有小德张自号的彩绘玻璃,直到现在游人们每每惊叹于小德张,这个十五岁进宫的穷孩子,竟能设计出这样的建筑佳作。

杂糅了祈福镇宅的民间文化,以及寄情于山水的精英文化,这座昔日深似海的侯门王府,如今已经走下神坛,成了寻常百姓的餐厅和娱乐场。

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